

《孤独的伦敦人》中加勒比移民的 阈限空间与区隔融入

苏 婷

内容提要: 塞缪尔·塞尔文在小说《孤独的伦敦人》中描绘了加勒比移民在英国的困境:始终无法融入英国主流社会,只能徘徊于过渡性的阈限空间内并与主流社会相区隔。本文以阈限空间理论为框架,从居住空间、社区空间、休闲空间三方面探讨小说中加勒比移民所处阈限空间的居间性与区隔性,及其对加勒比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尽管加勒比移民在这三重阈限空间中积极开展空间反抗与归属协商,但系统性空间隔离与边缘化,使其在英国社会难以实现真正的融入,只能在局部、受限的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中展开有限度的参与。这一“区隔融入”的特征,注定了加勒比移民永远无法摆脱社会边缘人身份、被迫受困于阈限空间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 塞尔文 《孤独的伦敦人》 加勒比移民 阈限空间 区隔融入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25)06-0023-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英语文学纪事与研究”(23&ZD304)

作者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1

DOI: 10.16430/j.cnki.fl.2025.06.003

Title: Liminal Spaces and Segregated Integration of Caribbean Immigrants in *The Lonely Londoners*

Abstract: In *The Lonely Londoners*, Samuel Selvon depicts the predicament of Caribbean immigrants in the UK, who remain excluded from mainstream British society and are confined to liminal, transitional spaces that reinforce their isolation. Drawing on liminal space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sidential, community, and leisure spaces inhabited by Caribbean immigrants, analyzing how the interstitial and segregated nature of these liminal spaces shapes their processes of social integration. It argues that although Caribbean immigrants actively engage in spatial resistance and negotiate for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within these three types of liminal spaces, systemic segreg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achieve genuine integration in British society,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s limited to partial and constrained forms of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is “segregated integration” inevitably leads to Caribbean immigrants’ tragic fate of never being able to escape their marginalized identity and being forced to remain confined within liminal spaces.

Keywords: Samuel Selvon, *The Lonely Londoners*, Caribbean immigrants, liminal spaces, segregated integration

Author: Su Pi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Email: suping1983@scut.edu.cn

二战后,为填补劳动力短缺,英国在加勒比殖民地大规模招募劳工。1948年6月22日,由战舰改装而成的“帝国风驰号”(Empire Windrush)搭载492名加勒比人从牙买加金斯敦抵达英国蒂尔伯里港,这一事件标志着加勒比人大规模移民英国浪潮的开始。直至英国颁布《1971年移民法》,限制英联邦移民入境与居留,已有超过30万加勒比人移居英国(Richmond 129)。这一时期抵达英国的加勒比移民(Caribbean immigrants)通常被称为“风驰一代”(Windrush Generation),其中绝大多数成为重体力劳动者或低端服务人员,从事英国本土白人厌弃的工作,饱受种族歧视与种种不公平待遇。不仅如此,由于英国内政部未保存其获准居留的记录,也未签发任何文件,并于2010年销毁了其入境卡,许多定居英国多年的“风驰一代”加勒比移民无法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不能继续在英国工作或享受英国国民福利待遇,甚至被驱逐出境。尽管经历诸多逆境,“风驰一代”加勒比移民中诞生了许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如哈里斯(Wilson Harris, 1921—2018)、塞尔文(Samuel Selvon, 1923—1994)、希斯(Roy Heath, 1926—2008)、拉明(George Lamming, 1927—2022)、萨尔基(Andrew Salkey, 1928—1995)、安东尼(Michael Anthony, 1930—2023)、奈保尔(V. S. Naipaul, 1932—2018)等。他们的作品关注战后加勒比移民在英国的艰难处境,以及加勒比移民潮对当代英国种族文化多元化、国民身份重塑的影响,革新了英国文学传统与社会生活表征形式。

塞尔文于1950年从加勒比特立尼达移居英国伦敦,是最早描写“风驰一代”加勒比移民在英国生活经历与生存困境的作家。其1956年出版的小说《孤独的伦敦人》(*The Lonely Londoner*)具有开创性意义,不仅在对话与叙事中使用加勒比克里奥尔方言,还将加勒比移民视角引入当代英国文坛,被视为加勒比文学发展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该小说一经出版,就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获得了多个文学奖项。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小说展开研究:叙事技巧与语言策略(Fabre; Ramchand; Mair; Bentley, “Form”; Rampaul; Joseph),加勒比移民流散经历与流动都市生活(Dyer; Bentley, “Black”; Msiska; Kelly; Kabesh),男性气质表征(Macleod; Habchi),种族与身份认同(Simpson; Ellis),性别权力关系(Dawson)等。国内对塞尔文的研究近十年才逐渐丰富起来,研究内容包括探讨其作品中作为权力话语载体的报纸如何固化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话语(谷健),战后英国加勒比移民种族与身份认同危机(王卉;徐彬),伦敦城市表达与文化形态(赵晶辉),英国社会族裔共同体同一性对加勒比移民群体的排斥与分解(赵晶辉、杨洁)等。

纵观国内外研究,少有学者关注《孤独的伦敦人》所呈现的加勒比移民空间实践的普遍居间性与区隔性。细察小说中的空间划分,可以发现伦敦被分成了多个平行空间,加勒比移民的生活空间被隔离于主流空间体系之外,形成了多重平行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s),这使得加勒比移民所体验的伦敦与英国白人所生活的伦敦宛如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本文以阈限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小说《孤独的伦敦人》中加勒比移民所处阈限空间的居间性与区隔性,及其对加勒比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并指出阈限空间所导致的空间隔离与边缘化,使加勒比移民在英国社会难以实现真正的融入,只能在局部、受限的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中展开有限度的参与,具有典型的“区隔融入”(segregated integration)特征。

“阈限”一词源自拉丁语 *limen*,意为“门槛”或“边缘”。法国人类学家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 1873—1957)在其著作《过渡仪式》(*Les Rites de Passage*, 1909)中

最早提出阈限概念,用于分析各种社会过渡仪式,并指出过渡仪式通常分为三个阶段:阈限前(分离)、阈限(过渡)、阈限后(聚合;105)。阈限阶段具有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的边缘、过渡属性。英国人类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 1920—1983)在此基础上对阈限的模糊性作了进一步阐释:“阈限性或阈限人(‘门槛人’)的特征必然是模糊的……阈限主体既不属于这一方,也不属于那一方,而是处于法律、习俗、惯例、仪式所指定和安排的各种位置之间”(95)。特纳将阈限现象的共同特点概括为“处于社会结构的缝隙、边缘、底层”(125)。随着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发展,阈限概念逐渐从仪式语境扩展到社会空间、文化认同、城市边界等多重维度,成为描述空间与主体流动性的重要理论工具。巴巴(Homi Bhabha)在其后殖民理论中提出的“第三空间”将阈限概念与空间相连,指涉“介于二元对立之间、界限不明、意义模糊,被双向视为‘异类’存在的他者临界空间,强调的是他者性和阈限性”(王微 129),因此是一种以过渡性、流动性、边缘性、模糊性为典型特征的阈限空间。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苏贾(Edward Soja)进一步探讨了阈限空间与边缘身份的关系,指出作为阈限空间的第三空间可以将边缘他者及各种形式的差异与对立容纳其中。近年来,法国学者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的地理批评理论及美国学者塔利(Robert T. Tally Jr.)的文学地图学等概念,均强调文本空间的生成性、异质性、开放性、流动性等核心阈限空间特征,体现了阈限空间作为一种批判性视角的重要学术价值。

然而,学界对于阈限空间趋于理想化的理论阐释,或将忽视其中存在的压迫性结构与不平等权力关系。阈限空间并非仅仅是过渡的机会,也可能是社会边缘群体遭受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的囚笼。在小说《孤独的伦敦人》中,加勒比移民徘徊于英国社会边缘的阈限空间内,既不能完全融入主流社会,实现身份过渡,也难以完全维持自身的传统文化,最终只能受困于这一流动不居、模糊不明、边界暧昧的中间地带。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加勒比移民所处的工作空间,呈现出典型的社会性阈限空间特征:摩西、加拉哈德、托尔罗伊和路易斯只能依靠在工厂上夜班来获取勉强糊口的报酬;托尔罗伊的母亲在餐厅后厨做洗碗工,隐匿于顾客视线之外;凯普求职时被带到车站背后,目睹了堆满大块废铁和粗重电缆的“地狱”景观(35)。加勒比移民的工作空间往往是“不可见”的劳动空间,这些空间仿佛见不得光的“地下世界”,不被主流社会充分承认,却是维系社会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加勒比移民是隐形的劳工,无法通过勤奋工作实现有效的社会融入与流动。尽管加勒比移民的工作空间是明显的阈限空间,但小说的叙事重心却放在以下三类真正塑造其生存逻辑与社会网络的、更为复杂、更富有张力的阈限空间——居住空间、社区空间、休闲空间。下文将以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这三类核心阈限空间为切入点加以探讨。

居住空间的阈限性:隔离与流散共同体形塑

随着大规模移民的到来,英国社会种族主义与排外情绪高涨。《孤独的伦敦人》以此为背景,开篇便勾画了加勒比移民为寻得一处栖身空间所经历的歧视、屈辱与焦虑。从特立尼达移居伦敦十年的摩西是小说的核心人物,承担着移民领袖或引路人的角色,常常帮助初到伦敦的加勒比移民适应新生活:“摩西就像个福利官,把小伙子们分散安置在伦敦各处,因为他不想让贝斯沃特聚集太多黑人——那里情况已经够糟糕的

了。碰到投缘的,他会亲自带去那些他知道可以通融的住家。在伦敦这么多年,摩西早已摸清哪里会吃闭门羹,哪里会接纳黑人”(3-4)。由于种族矛盾不断激化,加勒比移民遭受的歧视性对待日益加剧,许多白人房东拒绝把房子租给黑人或有色人种。同样来自特立尼达的加拉哈德初抵伦敦时曾获得摩西的帮助,但在寻租过程中也遭遇了种族歧视:“我去看拉姆说的诺丁山那间房,结果房东太太一看到我这黑皮肤,就说房子已经租出去了,连让我说句‘早上好’的机会都不给”;甚至在贴满租房广告的橱窗上,“还张贴着保持贝斯沃特为白人区的告示”(77)。这类告示在视觉层面划定了种族边界,将贝斯沃特表述为白人专属的空间,使种族归属与地理空间直接挂钩,不仅起到了标记和驱逐他者的作用,还将种族歧视外化为公共规则,使之制度化、正当化和合理化。其所指向的并非单一的居住限制,而是一种系统性的空间排斥机制,这导致加勒比移民在伦敦的居住实践被迫局限于环境恶劣、被边缘化的城市阈限空间。

居住空间的划分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重要反映,与阶层地位、经济能力、族群归属等因素密切相关,正如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所说:“富人和权贵不仅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不动产,还掌握着更广阔的视觉空间,并通过住宅所处的优势位置向外界清晰传达其社会地位。每当透过居所之窗俯瞰脚下世界时,他们都会更加笃信自己的优越地位”(Space 38)。小说中加勒比移民的居住空间及条件与白人相比相去甚远,大部分只能租住在阴暗潮湿拥挤的“破旧地下室”:“蜷缩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睡觉、吃饭、穿衣、洗漱、做饭、生活,一切都得在这方寸之地完成”(134);“打开门的一瞬间,一股变质食物、旧衣服、潮气和污垢混杂的味道扑鼻而来”(81)。大量加勒比移民聚居的哈罗路一带“房子灰暗老旧,饱经风霜,墙壁像庞贝古城遗迹般开裂,整条街的房子既没有热水,也没有浴室,洗澡需购买大铁皮澡盆,自行烧水注入,否则就只能去公共浴室。有些房子仍在用煤气灯,足见其老旧程度”(59)。对于加勒比移民家庭而言,生存压力与空间逼仄导致其连正常的家庭生活都难以维系:约瑟夫夫妇带着四个孩子一家六口“挤在帕丁顿贫民窟的两个房间里……孩子们不上学时就在马路上玩耍”(126)。加勒比移民租住的老旧地下室、贫民窟廉租房等构成了典型的城市阈限空间,既反映了其居住空间的临时性与不稳定性,也标志着其被区隔于城市主流空间之外的边缘处境。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指出,空间并非“预先存在、空洞、中立的”容器,而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生成与再生成过程中的实践性产物(77)。上述阈限空间可以说是殖民秩序在都市空间的延伸,将加勒比移民长期限制在城市的地下或边缘位置,使其可见却不可进入主流秩序,既限制了加勒比移民向主流社会的流动,更令其被困于过渡却无法真正“过渡”的阈限状态之中,加剧了其主流社会空间的物理隔绝,如小说结尾所言:“锁上小房间的门,便被隔绝在伦敦及其生活之外了”(136)。

加勒比移民的居住空间呈现出不稳定、异质、边缘、过渡等核心阈限特征,这些中间过渡空间也象征着加勒比移民身份与社会融入的中间性与悬置性,最终成为其游离于英国社会之外的隔离停滞之地。尽管如此,加勒比移民居住的阈限空间并非仅仅是区隔、排斥与压迫的载体,更是其对抗主流文化压制、重塑加勒比流散共同体的场所。摩西栖身的地下室虽是区隔于白人主流社会的边缘空间,却也是凝聚加勒比移民群体的空间枢纽:“几乎每个周日早晨,就像去教堂一样,这些小伙子们都会聚在摩西的房间里闲聊叙旧,打探最新消息——最近有什么新鲜事,下一次狂欢节何时举办……每周日早晨,他们都会来摩西这儿,仿佛信徒去忏悔一般,有的坐在床上,有的盘腿坐在

地上,还有的蜷在椅子上”(134-35)。加勒比移民在被区隔的居住空间里周期性聚集,共同回忆故乡的点滴,分享相似的经验与记忆,使原本具有隔离性、压迫性的居住空间与加勒比故乡建立起隐性联系,逐渐形塑了加勒比流散群体的亲密感和归属感。摩西的地下室由此从个体隔离、隐私的空间转变为加勒比移民群体共享的蕴含宗教属性的阈限空间,具有区隔于英国主流社会和凝聚移民认同感的双重特性。作为在异质文化中建构的庇护性共同体空间,这一阈限居住空间既承载了加勒比移民的焦虑与苦闷,也为其自我修复与群体认同提供了唯一可能。

社区空间的阈限性:克里奥尔化与区隔融入

移民社区作为一个重要的阈限空间,持续形塑着移民的空间体验。在伦敦的加勒比移民围绕特定的社区空间,与其他移民建立起社交网络和支持体系。在这一社区空间中,“多种文化相遇、碰撞并相互抗衡,这些互动常常发生在权力关系高度不对等的背景下,例如殖民主义、奴隶制,及其在当今世界诸多地区留下的余波”(Pratt 34)。被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加勒比移民在移民社区中与其他族裔沟通、融合,展现自身文化特质,形成了具有“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特征的阈限空间。

托尔罗伊及家人所居住的哈罗路附近是具有阈限性质的移民社区空间,居住在此地的居民通常被划分为工人阶级。这一社区空间展现出无形而强烈的隔离感与拥挤感,以街道为界,居民房屋位于两侧,街道的起始与尽头分布着各色商店和公交车站,涵盖了移民生活的全部所需:“街道两旁成排的房屋,就像一栋被一面面墙壁分隔的长屋,每户人家都紧夹在两邻之间……街尾有糖果店、面包房、杂货店、肉铺和炸鱼薯条店。街头连接哈罗路的地方更是五花八门——商店、货栈、肉铺、蔬果店、电车和公交车站。每到周六,人行道边总挤满卖货的小贩。”位于中心的街道不仅是社区从外部世界运输物资的唯一通道,还是孩子们的游乐场,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可以玩耍的地方”(59-60)。作为移民群体聚居的物理场所,该社区构成了一个封闭而自足的社会文化空间,既与主流社会保持空间分隔,又在其内部形成自有秩序与网络,加勒比移民的日常生活、社交往来、身份认同、归属重构几乎都局限于这一典型的阈限空间:“伦敦被分割成一个个小世界,你只能待在自己所属的那个世界里,除了报纸上读到的,对其他世界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60)。这种禁锢感在移民社区的拥挤环境中被进一步放大,正如段义孚在论及宽敞与拥挤时所指出的,“宽敞与自由感密切相关。自由意味着空间,即拥有行动的能力与充足的活动范围”(Space 52)。

拥挤破旧的移民社区带来的空间禁锢感和压迫感,也是殖民权力谱系与社会不平等机制交织作用在城市空间中的具体呈现。由于帝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勒比移民从帝国边缘流入帝国中心,却被限制在帝国的城市边缘或老旧街区,其所在的移民社区被污名化为肮脏、落后、危险的他者空间,这本质上是殖民统治逻辑的空间延伸。空间分配是权力规训的关键手段,“人们常常因为特殊的用途将空间组织起来,并对空间进行分割,将被规训者置于特定的位置上,使之明确规训的范围和秩序”(刘少杰、程士强 143)。加勒比移民被局限在移民社区空间中完成文化适应,形成少数族裔群体生存策略,并在这一过程中内化了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期望、限制乃至污名化标签,且由于空间的拥挤强化了移民社区内部的相互监督与自我规训。因此,移民社区空间作为

“城市内部可控的西印度移民飞地,只会强化其孤立状态”(Nasta 87)。然而,尽管帝国权力采取多种方式限制挤压移民的生存空间,以维系社会等级、文化秩序及对他者的控制,小说中的加勒比移民并非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空间压迫与社会规训,而是在移民社区这一阈限空间中积极寻求空间反抗与归属协商,以抵抗主流社会的结构性排斥,实现区隔中融入。

托尔罗伊的姨妈坦蒂是在移民社区空间中进行归属协商的重要角色。坦蒂强势地将来自加勒比的秩序引入伦敦都市移民空间,实现了在移民社区空间中的快速融入,甚至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在加勒比地区,杂货店不仅仅是购物场所,更是当地人日常交往、闲聊、聚会、分享信息和维系社会纽带的社交场所,发挥着社区中心的作用。坦蒂将加勒比的社交习惯带入伦敦生活,使所在街区的杂货店逐渐成为加勒比移民交流聚会的社交空间,再现了加勒比的社交场景:

坦蒂每周六早上都会来这家杂货店买东西。每当黑人主妇们结伴采买时,坦蒂总是走在最前头,店里热闹得像即兴爵士乐现场。她们喧嚷的模样简直就像回到了家乡的集市上:“是啊孩子,我正跟你说呢,她那孩子没保住……来半磅咸鱼,干的鳕鱼……对,我刚跟你说的……再来两磅米,半磅红豆,不,不是那种,是角落袋子里那种……”(65)

加勒比移民在杂货店这一社区空间实现交往与融合,并在闲聊八卦中讲述个人故事与集体记忆,建构认同感。坦蒂作为“移民社区家喻户晓的人物”(65),促成了这一阈限空间独特的加勒比混杂文化表达的形成,是该空间克里奥尔化的关键引导人。坦蒂还将加勒比的赊账传统带到了移民社区:“‘我只给你一个人赊账,’店主当时为了哄坦蒂高兴才这么说。但没过多久,坦蒂就把这事传开了,说谁想赊账都可以,店主手里一下就多了一长串赊账名单。不过,每到周五傍晚,大家都会准时还钱,生意也还算顺利,他也就默认了这种做法”(66)。加勒比地区的赊账传统由来已久,早在殖民时期便是其民间经济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殖民统治和种植园经济造成占加勒比人口大多数的非裔和印度裔只能依靠在种植园劳作而获得微薄的收入,生活极度贫困。19世纪晚期,华人开始垄断当地零售业,并推广赊账模式,允许顾客每周五种植园结算薪水时集中还款,赊账由此成为当地民众维持日常生活的必要手段(Su 46)。赊账传统建立在熟人社会结构基础上,是社区成员互相依赖信任的社会关系体现,也是加勒比移民个体融入其社区空间的重要途径。

随着大量加勒比移民进入英国,其聚居的社区商店开始销售各式各样具有加勒比特色的食物,诸如“黑眼豆、红豆、辣椒酱、罐装面包果、秋葵、烟熏鲱鱼”“咸鱼、大米”“辣椒酱、芋头,甚至大蒜”(63)。加勒比移民经常光顾的裁缝店“墙上贴满了来自世界各地黑人拳击手的照片,以及黑人参加颁奖仪式或活动的照片”(64)。这些商店成为象征性再现加勒比故土风貌的阈限空间,也是加勒比移民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文化重构的仪式性空间。在其中,加勒比移民建构出了独特的文化融入路径。

然而,尽管加勒比移民通过多重手段拓展其社区生存空间,进行归属协商,但移民社区空间于英国社会而言始终是被他者化、边缘化的场所,其形成以移民群体被主流社会排斥为前提。这种空间区隔不仅塑造了移民的居住地理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他们

的社会认同与归属建构。在这一阈限空间中,加勒比移民无法通过过渡性的阈限状态真正融入英国社会,而只能在边缘处实现有限、片段式的社会接触与文化交流,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区隔融入特征。

休闲空间的阈限性:颠覆与越界的幻影

与上文论述的居住空间和社区空间相比,小说《孤独的伦敦人》中加勒比移民所在的休闲空间同样具有阈限空间特征,但更具包容性与开放性,且更富含情感张力与生命力。加勒比移民和其他边缘群体在这一空间中肆意打破边界,颠覆日常的种族、阶级、性别、社会秩序,构成集体的狂欢。

塞尔文笔下的公园是实现越界与融合的一个关键阈限空间。“对于在城市中感到被边缘化且缺乏属于自己空间的人群来说,公园在提供‘家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文化再生产过程的实施与维系具有深远意义”(Low et al. 147)。夏季,加勒比移民常“在公园里闲逛”(92);每逢夏日周末傍晚,还会聚集在海德公园的“演讲角”,听演讲者“对种族问题高谈阔论”(88)。夜晚的海德公园成为“边缘人狂欢”的所在地,无休止的颠覆与越界行为构成其标志性特征,代表了对现实秩序的冲击与挑战,颇具加勒比狂欢节特色。小说中书写海德公园的片段是全书叙述的高潮,长达十页且不带任何标点符号,采用意识流手法描绘了加勒比移民对海德公园这一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参与、占据与再定义。无标点段落是书面化的加勒比口语,模仿了加勒比克里奥尔英语的韵律,尤其是卡利普索(calypso)音乐的节奏模式,实现了文本的克里奥尔化,这不仅是对标准英语的殖民反写,也是一种通过语言杂糅消解帝国秩序的文化抵抗。不同人物的声音和视角在无标点段落中自由切换与融合,形成集体意识蒙太奇。区别于西方传统意识流书写注重个体意识与内心剖析而较少直接表达社会批评的特质,小说中的实验性意识流写作手法表现了加勒比移民的群体性思维和经历,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与社会批判性,其蕴含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维度的批判性介入潜力,与20世纪50年代加勒比移民在英国遭受的种族隔离经验相耦合,在叙述上呈现出阈限空间的悖论特性:“既非严格意义上的内心独白,也不完全属于外部独白,而是游走于两者边界的特殊存在”(Joseph 106)。

小说标题“孤独的伦敦人”揭示了加勒比移民在伦敦的精神处境,公园则提供了其与社会、世界建立联系,战胜孤独的重要途径与空间。虽然加勒比移民在日常生活中被区隔于众多主流空间之外,但在海德公园,“你会遇到形形色色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永远不要对你在公园闲逛小憩时遇到的人感到惊讶他可能是你的老板或是某个领域的大人物因为这里没有歧视”(95)。然而,不同人群根据其不同的社会位置、身份经验和文化记忆,赋予公园空间不同的意义。加勒比移民在主流视角之外,于公园这一休闲空间中构建起一个边缘者共同体。加勒比移民男性在公园里搭讪白人女性,邂逅女性性工作者,这些女性同样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属于外来者与边缘人:“这些女人从何而来你永远无从知晓但每年都有来自乡村地区的新鲜血液加入她们的行列来见识伦敦的繁华生活。”在公园,加勒比移民还会遇见其他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边缘人群:“一天夜里摩西在大理石拱门地铁站遇到一个娘娘腔从这家伙看他的眼神摩西就认出来了因为你总能认出这些人……我挺喜欢你那人说我也挺喜欢你摩西说”(99)。摩西与

该男子之间并非同性恋之间的相认,而是同为社会边缘人的相互确认。在阈限空间中,同为边缘人的凝视“构筑起一个公开的私密空间,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肖庆华 140)。在公园这一开放空间里,加勒比移民短暂地获得了平等的权利,阶级、种族、性别等界限被打破。伴随着社会边界的溶解和身份的暂时消融,该空间及其内在主体均进入阈限阶段,“富人与穷人、浅肤色与深肤色,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男人和女人,都被剥离了原有的身份,被赋予一种全新的同质化身份……这个全民狂欢、平等友好的阈限空间暂时搁置了外部世界的物欲和等级”(陈丽 185)。边缘人群在这里能短暂实现空间占有,展现真实自我,同时该阈限空间通过呈现、连接、颠倒正常空间,成为常规空间的对立面,“某些不宜在日常空间实现的事情可以在这些‘异托邦’中实现”(刘少杰、程士强 151)。这一独特的空间生产蕴含着加勒比移民的社会融入策略,其在公园空间的种种颠覆与越界构成伦敦主流空间的对照面,揭露了伦敦现实秩序的虚伪与异化。

此外,来自特立尼达的哈里斯在圣潘克拉斯礼堂等地举办的加勒比狂欢派对,同样构成了不同族群、文化融合的阈限性休闲空间。哈里斯说着标准英语,渴望通过模仿英国人的言行来融入英国主流社会:“当他穿戴整齐时,活脱脱就是个要去金融城上班的英国佬,戴着圆顶礼帽,撑着雨伞,腋下夹着公文包,口袋里还塞着折好的《泰晤士报》,并特意露出报头”(103)。然而,因为“脸是黑色”(103),哈里斯无法摆脱边缘人的身份,实现真正的融入。尽管如此,哈里斯用自己的方式,通过举办各种加勒比风格的舞会派对,在大都市与加勒比移民群体之间“构筑一种对话性的文化空间”(Msiska 21)。在这一空间中,来自不同种族、阶层、文化的个体打破边界,共同投入到派对狂欢与歌舞之中。狂欢派对文化“与英国大众文化的封闭性不同,它触动了很多社会底层年轻白人,这些年轻白人由此抛弃了种族主义”(肖庆华 109)。哈里斯的派对不仅是加勒比移民的狂欢聚会,也吸引了包括白人精英在内的许多英国白人。派对上既能看到加勒比小伙子与白人女子共舞,也能欣赏到加勒比传统的卡利普索音乐、钢鼓音乐(steel band music)、油桶乐器(oil drum),还能听到作为收尾曲的英国国歌《天佑女王》(109-16)。具有加勒比文化特色的音乐与舞蹈在小说中具有空间生产的作用,是加勒比移民在阈限空间进行归属协商的重要手段。狂欢派对成为加勒比狂欢节的缩影,这一阈限空间的集体狂欢蕴含着反抗压迫的精神内核,体现了加勒比移民对现实生活中不曾拥有的空间自由的渴望,传达出加勒比文化的独特性及旺盛的生命力。

作为一种社会融入策略,加勒比移民在公园、派对地点的空间生产将之形塑为典型的阈限空间,颠覆了日常权力层级关系。然而,这些颠覆与越界只是短暂的幻象,并不足以改变加勒比移民作为边缘人被排斥的现实:加勒比移民通常只在温暖的夏日夜晚聚集在公园或派对地点,仿佛“只有在黑夜才能被看见”(Nasta 79)。夏夜的肆意狂欢与冬日拮据惨淡的现实形成强烈对比,凸显了加勒比移民在有限的公共休闲空间努力构建过渡性阈限空间,以期借由种种空间策略通过阈限空间融入英国社会,却因结构性歧视与排斥永远无法摆脱这一阈限空间,而只能实现区隔融入的困境。

《孤独的伦敦人》中加勒比移民所处的居住空间、社区空间、休闲空间均呈现出标志性的阈限空间特征。加勒比移民在这三重阈限空间中积极开展空间实践,试图通过此种方式获得英国主流文化与社会认可。然而,白人主流社会的种族关系已然形成了一种“固定和习俗化了的社会距离,由此可以确保黑人在他自己的地位上安分守己”

(刘少杰、程士强 75)。小说中每个人物看似都在努力过渡,实则却停滞不前:摩西在伦敦十年仍住在地下出租屋内,做着底层的夜班工作,既无存款,也未能离开移民社区;加拉哈德是摩西眼中变化最大的人物,最初对衣着打扮毫不在意的他几年后对所有流行服装款式了然于胸,行为举止与英国绅士别无二致,却仍被白人视为异类;巴特始终无法从失去白人女友的打击中走出来;在移民社区如鱼得水的坦蒂体验过社区外部的伦敦后被压迫感和恐惧感围绕,决定不再离开狭小的哈罗路。加勒比移民与英国白人对伦敦产生了如同平行世界般的不同体验,这一地方感的形成与移民的社会融入进程紧密相关。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可分为敌对、冲突、适应、同化四个阶段,适应阶段是“个人和群体为适应由敌对和冲突所造成的社会境况而做出的努力(夏建中 61)。加勒比移民于适应阶段在伦敦所进行的空间实践仅仅是一种单向度的努力,一旦离开熟悉的边缘阈限空间,“就会遭遇毫不掩饰的敌意”,因此不得不“将隔离作为应对威胁的最佳方式”(Tuan, *Topophilia* 210-11)。这些空间的性质也由此从暂时的过渡性空间转化为永久性的避难所,加勒比移民通过阈限空间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成为徒劳,最终仅能实现区隔融入。□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Bentley, Nick. "Black London: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Sam Selvon's *The Lonely Londoners*." *Wasafiri* 18.39 (2003): 41-45.
- . "Form and Language in Sam Selvon's *The Lonely Londoners*."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36.3-4 (2005): 67-84.
- Dawson, Ashley. "'In the Big City the Sex Life Gone Wild': Migration, Gender, and Identity in Sam Selvon's *The Lonely Londoners*." *Mongrel Nation: Diasporic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Postcolonial Britain*.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2007. 27-48.
- Dyer, Rebecca. "Immigration, Postwar London, and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in Sam Selvon's Fiction." *Cultural Critique* 52 (2002): 108-44.
- Ellis, Alicia E. "The Imperfect Longing: Sam Selvon's *The Lonely Londoners* and the Dance of Doubt." *African and Black Diaspor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8.2 (2015): 178-89.
- Fabre, Michel. "Moses and the Queen's English: Dialect and Narrative Voice in Samuel Selvon's London Novels."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21.2 (1982): 385-92.
- Gennep, Arnold van. *The Rites of Passag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60.
- Habchi, Fadila. "Spaces of Masculine Intimacies in Samuel Selvon's *The Lonely Londoners*." *Becoming Home: Diaspora and the Anglophone Transnational*. Ed. Jude V. Nixon and Mariaconchetta Costantini. Delaware: Vernon, 2022. 75-90.
- Joseph, Anthony. "Happy in the Mother Country: Liminality in Samuel Selvon's *The Lonely Londoner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3.1 (2019): 103-16.
- Kabesh, Lisa M. "Mapping Freedom, or Its Limits: The Politics of Movement in Sam Selvon's *The Lonely Londoners*." *Postcolonial Text* 6.3 (2011): 1-17.
- Kelly, Kristine N. "Nomadic London: Reading Wandering in Sam Selvon's *The Lonely Londoners* and Ben Okri's 'Disparities.'"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50.1 (2019): 63-90.
-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 Low, Setha M., et al. *Rethinking Urban Parks: Public Spac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ustin: U of Texas P, 2005.
- MacLeod, Lewis. "'You Have to Start Thinking All Over Again': Masculinities, Narratology and New

- Approaches to Sam Selvon.”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36.1-2 (2005): 157-81.
- Mair, Christian. “Naipaul’s *Miguel Street* and Selvon’s *Lonely Londoners*: Two Approaches to the Use of Caribbean Creole in Fiction.”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24.1 (1989): 138-54.
- Msiska, Mpalive-Hangson. “Sam Selvon’s *The Lonely Londoners* and the Structure of Black Metropolitan Life.” *African Diaspora and the Metropolis*. Ed. Fassil Demissie. London: Routledge, 2010. 5-27.
- Nasta, Susheila. “‘Setting up Home in a City of Words’: Sam Selvon’s London Novels.” *Kunapipi: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and Culture* 17.1 (1995): 78-95.
- Pratt, Mary Louise.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 (1991): 33-40.
- Ramchand, Kenneth. “Song of Innocence, Song of Experience: Samuel Selvon’s *The Lonely Londoners* as a Literary Work.”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21.3 (1982): 644-54.
- Rampaul, Giselle. “Voice as a Carnavalesque Strategy in West Indian Literature: Sam Selvon’s *The Lonely Londoners* and *Moses Ascending*.” *Bodies and Voices: The Force-Field of Representation and Discourse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Ed. Merete Falck Borch et al. Amsterdam: Rodopi, 2008. 309-19.
- Richmond, Anthony. “Caribbean Immigrants in Britain and Canada: Socio-Demographic Aspects.”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3.3 (1987): 129-50.
- Selvon, Sam. *The Lonely Londoners*. New York: Penguin, 2006.
- Simpson, Hyacinth H. “Race, Diaspora and Identity: *The Meeting Point, Brown Girl, Brownstones* and *The Lonely Londoner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nglophone Caribbean Literature*. Ed. Michael A. Bucknor and Alison Donnell. London: Routledge, 2011. 191-98.
- Soja, Edward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Cambridge: Blackwell, 1996.
- Su, Ping. “The Chinese Shop and Carnival: Contested Spaces for Negotiating Belonging in Willi Chen’s Fiction.” *Caribbean Quarterly* 67.1-2 (2021): 38-56.
- Tally, Robert Jr. *Spati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3.
-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1.
- .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0.
- Turner, Victor.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New York: Cornell UP, 1991.
- Westphal, Bertrand. *Geocriticism: 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 Trans. Robert T. Tally J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 陈丽:《空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 [Chen, Li. *Space*. Beijing: FLTRP, 2020.]
- 谷健:《话语权下的排斥——论赛尔文小说《孤独的伦敦人》中报纸对人产生的影响》,载《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146-53页。 [Gu, Jian. “The Exclusion Under the Discourse Power: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Newspaper in Selvon’s *The Lonely Londoners*.” *Journal of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2 (2020): 146-53.]
- 刘少杰、程士强:《西方空间社会学理论评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Liu, Shaojie, and Cheng Shiqiang. *A Critical Review of Western Theories in Spatial Sociology*.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20.]
- 王卉:《《孤独的伦敦人》中的身份迷失》,载《外语研究》2016年第4期,第104-09页。 [Wang, Hui. “Identity Loss in *The Lonely Londoners*.”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4 (2016): 104-09.]
- 王微:《霍米·巴巴阈限空间思想刍议》,载《当代外国文学》2016年第2期,第122-30页。 [Wang, Wei. “Understanding Homi K. Bhabha’s Idea of Liminal Space.”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16): 122-30.]
- 夏建中:《城市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Xia, Jianzhong. *Urban Sociology*.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10.]

- 肖庆华:《都市空间与文学空间——多丽丝·莱辛小说研究》。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
[Xiao, Qinghua. *Urban Space and Literary Space: A Study of Doris Lessing's Fiction*. Chengdu: Sichuan Lexicographical, 2008.]
- 徐彬:《“摩西十诫”与“掉牙”的焦虑——〈孤独的伦敦人〉与〈白牙〉中英国有色移民的种族危机》,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9年第1期,第110-18页。 [Xu, Bin. “Ten Commandments and the Anxiety of Losing Teeth: British Colored Immigrants' Racial Crisis in *The Lonely Londoners* and *White Teeth*.”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1 (2019): 110-18.]
- 赵晶辉:《论〈孤独的伦敦人〉的城市表达与文化形态》,载《当代外国文学》2017年第3期,第112-18页。 [Zhao, Jinghui. “On the Urban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Form in *The Lonely Londoner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3 (2017): 112-18.]
- 赵晶辉、杨洁:《基于“共同体”视阈论〈孤独的伦敦人〉》,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51-56页。 [Zhao, Jinghui, and Yangjie. “On *The Lonely Londo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2021): 51-56.]

责任编辑:鲁 余